牧齋初學集

牧齋先生初學集序

歲癸未冬海虞瞿稼軒刻其師牧齋先生初學集一百卷既成先是先生再寓書於余寄示近所著嚮言及高陽行狀屬余序其文甚切而余方退讓未遑蓋先生身雖退處其文章爲海内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雖鷄林蛋户有能知愛之者顧欲俾鄉里窮僻衰耄之夫噭然弁其首有不譁而笑其妄且誕乎此余之所爲不敢也古人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先生之文惟先生自知之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以余相從之久相得之深而先生虛巳下問晨夕不厭凡一詩之成一文之構無不哆口抵掌袪形骸忘嫌忌所謂以仁心說以公心辨以虛心聽當其上下千古直舉李杜而下三唐詩名家傑作一一矢口品隲商権論次之而今乃曰不敢序先生之文又不啞然相視而失笑者乎盖余識先生于未第時一見而莫逆于心且三十年矣始同養疴于拂水辛酉先生渊闈反命相會于京師時方在史局分撰神廟實録兼典制誥杜門注籍不泛為詩文及再出而巨

璫專恣正人摧陷先生且削籍歸矣戊辰　今
上登極召起田間方且柄用而僉倖力齮齕之
旋復放歸遂招余耦耕湖山之間若將終身焉
者已而横被誣奏權奸下石身禁囹圄命如懸
髮而先生嗜學益力覃思逾深嘉定施孟翔除
武昌推官歸語余云曾兩候見獄中憫其圜户
湫隘暑雨跼蹐殆非人所居而先生朝吟夕諷
探賾洞微孜孜不厭一如平日方與其徒瞿生
友人劉敬仲談藝和詩余時心甚危之恐為讒
夫媒孽以為謗訕先生聞之初不以余為過慮

也凡自天啟甲子削籍出都門及　今上召對
免歸各有七言律詩二三十篇頌繫雜詩多至
數百首其所遭罹禍患愈迫切而其文章光燄
愈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愈不可測又且怨
而不懟憂而不懾得風人諷諭之致而不失溫
柔忠厚之意自非具大根有定識真能信前因
通宿命何繇捐人我遺得喪怛然浩然一至是
哉余觀先生早荷　神廟登進在承明著作之
廷回翔禁林親侍　熹廟講幄雖其屏棄明時
未獲大用　今上臨軒側席每為再三嘆咨其

文章不可不謂顯達矣晚而以其忠猷嘉謀無由入告左右著為謳言三十首以垂于後不惟其愛君之深憂國之切隱然溢于言表而救時匡世之畧亦已見其一斑藉令不遭齮齕不罹謗讟日晝詔于密勿之地視師于戎馬之間何以老而能學窮而益工使文章必傳無疑若今日哉昔白香山不序元微之集而悉見于所寄通州論文書以余衰病不復能東下就見終老聊叙平昔以當一夕之談而已不可謂序也

冬月長至後新安布衣友人程嘉燧述于松圓

山居

吳郡門人徐增敬書

錢受之先生集序

愚聞諸黨子之言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又云君子有奇志而天下不親焉顏子與海虞先生未之親暱也覿面之何曾而失志之不二其所親更有甚于此者噫亦稱奇矣昔之君子先憂而後樂今之君子先樂而後憂夫憂樂無常亦惟其世耳處今之世憂人之憂日甚于一日不得不以昔之無憂者為足樂也周元公曰學者須尋顏子樂趣夫顏氏之樂豈不在于簞瓢陋巷哉至于為邦之問則吾夫子以四代之禮樂制度相與傳授非羣弟子所敢望也而未復諄諄以放鄭聲遠佞人為致嚴乃今之世則為淫靡之習傾危之人者比比矣顏子平生之經濟

在于畏匡子在回何敢死之一言雖聖人無死地但不知當時夫子何以過宋而宋人不知顏回何以在後而不死子輿氏曰禹稷顏回同道似又以民溺民飢之憂與簞瓢陋巷之樂其致一也故曰憂樂無常論其世而已予與海虞先生之關世亦屢更矣當其可樂者〻憂者存焉當其可憂則已亦難于獨樂矣樂行憂違君子未嘗以隱居為樂也確乎其不可拔于與先生當其勉之庶天下後世知吾受之〻詩與文如嚴君平不作苟見而已若謂動之必固靜之若謂曉之必固愚之則又非予與受之非有意于持世者也惟無心于世者而世數又烏足以局之者哉時崇禎甲申中秋節友弟曹學佺能始識　仪柳書

讀牧翁集七則

錢牧翁集成以余能讀其文索余叙之每吮毫和墨神氣輒索因思蘇黃同世山谷終身服膺坡老之文然未嘗爲叙其見於題跋者往往有之余亦竊附於此爲題數則以告世能讀牧老之文者

流俗之文每變愈下良以志趣凡近了無拔俗之韵不思力與古人作敵耳間以私智舞文古法益復蕩然故世所競尚之文余鮮有讀至終篇者蓋繩以我法至十數行未有不敗矣獨至

虞山文見輒神思清發宿累都捐久而酣暢益深懷古之思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寢臥其下三宿不能去此解故須旦莫遇之未易與近人道也

文之有法如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眼橫鼻豎夫苟因其固然天地萬物俱爲妙道之行也然嬰兒自旋見屋廬轉以正告之爾自眩瞀屋實不轉彼必不信蓋未能立於不傾之地耳近時惟虞山文尺寸必謹於成法至委折奇致不煩繩削而自合如駁雜桅四面視之皆正豈若阮體

書以無復增損爲法耶

桓宣武入蜀有老吏曾供事武侯者宣武詢之云諸葛公定以何爲長吏對以未見其長但每事停當耳近人詩文間亦有長處恨苦不停當故不能欺余老吏也余所服牧齋詩文特以其停當耳

錢牧老語余言每詩文成舉以示柳夫人當得意處夫人輒凝睇注視賞咏終日其于寸心得失之際銖兩不失毫髮余嘗以李易安同趙德甫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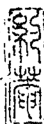
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栝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每思閨閣之内安得有此快友而夫人文心慧目玅有識鑒似此易安猶當讓出一頭地惟朝雲謂子瞻一肚皮不合時宜此語真爲知己然則公與柳夫人故當相視而笑也

悲傷忠憤之志盤屈糾纏而無以自遂其於政事之得失邪正之消長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思含悲負痛殷然而無以自解故奮筆於楮端鋒銛芒豎感慨淋漓刺人於眉睫之間而

怵人於志氣之微一篇亦見數行亦見如獅子
殺物若大若小一付以不欺之力以此知文須
有為而作若其無謂可以不作也
歐公云花之絕為牡丹然而不實果之絕為荔
枝然而非名花雖然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
能各極其精晁無咎以為詩文難兼亦自如此
余固未以為然余讀牧翁文體氣高妙以為至
矣而詩波瀾老成亦極其妙庖丁奏刃衆虛合
於桑林之舞以無厚而入有間故可通之養生
也

西昌蕭士瑋書

牧齋初學集目錄上



第一卷　還朝詩集上

第二卷　還朝詩集下

第三卷　歸田詩集上

第四卷　歸田詩集下

第八卷　崇禎詩集四

第十卷　崇禎詩集六

第十一卷　桑林詩集

第十二卷　霖雨詩集

第十三卷　試拈詩集上

元日讀史記六首　華山廟碑歌
松談閣印史歌　人日
次吳德輿韻六首　何處生春早二十首
書四靈詩　書梅花集句
讀漢書寄陳侍郎　題王孟端畫
上元後二首　送傅給事
送劉宮諭　端哥
反風行　送僧游峩眉
過應侍御小飲　贈胡泌水

第十五卷　丙舍詩集上

第十六卷　丙舍詩集下

第十七卷　移居詩集

第十九卷　東山詩集二

第二十卷　東山詩集三

牧齋初學集目錄上

牧齋初學集目錄下

第二十五卷　雜文五

第二十六卷　雜文六

第二十七卷　雜文七

第二十八卷　序一

第二十九卷　序二

第三十卷　序三

第三十一卷　序四

第三十二卷　序五

第三十三卷　序六

第三十五卷　序八

第三十七卷　序十

第五十四卷　墓誌銘五

第六十七卷　墓表二

第七十七卷　祭文

第八十二卷　贊　偈

第八十四卷　題跋二

第八十五卷　題跋三

第八十六卷　題跋四

知縣二十五道

第一百一卷　太祖實錄辨證一

第一百二卷　太祖實錄辨證二

吉安三侯伏誅

周德興伏誅

宋穎二公伏法

胡海坐黨

鄭曉好引稗史

第一百六卷 讀杜小箋上

讀杜詩寄盧小箋序

游龍門奉先寺至洗兵馬十七則

第一百七卷 讀杜小箋中

晚出左掖至張舍人遺織成二十三則

第一百八卷 讀杜小箋下

諸將至收京二十四則

第一百九卷 讀杜二箋上

讀杜二箋序

行次昭陵至戲爲六絶句二十一則

第一百十卷　讀杜二箋下

收京至聶耒陽書致酒肉十則

注杜詩略例

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錄後序

吾師牧齋先生以命世異才蚤登上第入承明著作之庭高文典册炤耀四裔小言長語殘膏賸馥猶足以衣被海內沾丐作者年及强仕道明德立閱天人之變通性命之理鑽研經史洮浸載籍古今學術之降升文章之流别皆一一究其源委擊其蒙蔀一旦摒擋箱篋胥二十餘年之詩文舉而付之一炬自時厥後凡有撰述師友千古與世抹摋不復以譁耳目膏唇舌爲能事久之聲光鬱郁學者望走歙集若百川之

赴海相率購求其全集以爲師資先生每引歐陽公譏和凝之言以拒之先生爲文每削藁式耜輒手鈔而藏之先生不能禁也乃固請於先生出其所繕寫釐爲一百卷鋟梓以公之當世先生力禁之不得復手削其什之四五命其名曰初學集而俾式耜敘其後式耜嘗聞先生之言曰六經文之祖也班馬禰也昌黎河東廬陵南豐眉山繼別之宗子也昌黎不師班馬廬陵不師昌黎眉山不師廬陵精神血脉亘千古而行乎其間者皆其冢適也有宋淳熙以後以腐

爛爲理學其失也陋本朝弘正以後以剽賊爲
古學其失也倍揚扢今古别裁譌僞討論先正
之緒言追考六經班馬之譜諜其在兹乎其在
兹乎吾壯而失學今老矣雖稍識其塗徑而力
已不逮也蓋先生之自誦如此旋觀先生之文
初變於曆啓之交規摹經營不失縈黍其規矩
繩尺猶可尋也已而學益博思益深氣益厚自
唐宋以迄金元精營魄攝合於尺幅之上方
軌横騖而未知孰爲後先修詞持論崇尚體要
金科玉條凛不可易至於諷諭時政磨切當世

或正而若反或戒而若頌微詞譎諫層見側出
擬議變化雖作者亦或不知其所以然此亦古
人所未有也癸酉居太夫人喪讀華嚴經益嘆
服子瞻之文以爲從華嚴法界中流出戊寅春
踰冬須繫卒業三史反復封禪平準諸篇恍然
悟華嚴樓閣於世諦文字中子孫之稱子瞻曰
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
也先生其幾矣乎先生之詩以杜韓爲宗而出
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追東坡放翁遺山諸家
才氣橫放無所不有忠君憂國感時嘆世釆荼

之懷美人風雨之思君子飲食燕樂風懷詭浪未嘗不三致意焉太史公之論離騷也必原本國風小雅其斯為先生之詩已矣嗚呼先生之文其亦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歆然不自有退而以初學自命楊子謂壯夫不為曹公稱老而好學先生之所存豈猶夫文人才子飾鞶帨而矜名譽沾沾自喜者可同日道哉式耜束髮負笈先生之門三十餘年晚而共刊章之稿攷古人請室受書所謂知我於桑落之下者也承先生之命不辭固陋輒書其所聞於先生者如此學

者讀先生之集熟閱其著述之指要因是而進於古人遡其源流啓其關鍵庶幾六經班馬之學昌明於末世而先生之苦心於斯文者其不徒矣乎如其不然以是爲謏聞動衆猥與流俗之文爭行數墨比長挈短則作者之志隱矣雖度置斯集束而弗觀可也崇禎癸未九月朔日

門人瞿式耜再拜謹述